

朱春龙 著

黎明前的

血战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黎明前的血战

朱春龙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前的血战/朱春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87 - 3545 - 0

I. ①黎…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1007 号

书 名: 黎明前的血战
著 者: 朱春龙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66024122
邮购部: (010)66060275
销售部: (010)66051698 传真: (010)66080880
(010)66080300 传真: (010)66051713
(010)66080360 (010)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1
第一回 落套雨预示末日 龙翔城再染腥风	/3
第二回 亡命徒气焰嚣张 北城楼利炮追魂	/10
第三回 忆往昔难忘旧恨 了夙愿欲开杀戒	/18
第四回 石军豪言释大义 徐匪因势受改编	/26
第五回 竖大旗忌惮榻侧 图霸业筹划诡道	/34
第六回 俘“青龙”威逼利诱 谋“太平”暗布杀机	/44
第七回 共产党抢滩东北 孙靖宇挺进合江	/55
第八回 合江省风云际会 徐继恒见风使舵	/61
第九回 神秘客夤夜造访 黄师爷灯下献策	/64
第十回 初晤面情心频动 献殷勤另有图谋	/70
第十一回 张征宇肩负使命 龙翔城神秘莫测	/75
第十二回 刘江洪独闯匪穴 徐继恒背信弃义	/80
第十三回 海棠红情欲难耐 魏从之假戏真做	/86
第十四回 刘江洪舌战群匪 徐继恒兽性大发	/93
第十五回 出诡计赶尽杀绝 起歹心斩草除根	/98
第十六回 破围堵方脱险境 陷重围又遇危情	/102
第十七回 攻凤鸣相持不下 动肝火气焰嚣张	/110
第十八回 施诡计阴谋败露 临重压左右为难	/117
第十九回 履险境留言诀别 降神兵血染黎明	/123
第二十回 拜匪首沆瀣一气 拢人心恩威并施	/132
第二十一回 显身手艺压群芳 曝野心兵发兴山	/141
第二十二回 存异心兴山兵败 出奇兵龙翔光复	/149
第二十三回 陷马沟落荒亡命 龙翔城艳阳高照	/156

第二十四回	开先河顺民遂愿	借奖掖输血打气	/166
第二十五回	动性情变颜反目	居叵心改弦更张	/176
第二十六回	方强揭剿匪大幕	敌特转隐秘战线	/182
第二十七回	封云涛临危受命	瞿玲玲惊艳登场	/188
第二十八回	风雪夜倾心相谈	危难中治病救人	/194
第二十九回	龙翔城鬼魅逞凶	寿诞夜无常索命	/200
第三十回	拨迷雾魔影显迹	憾终生英雄遗恨	/205
第三十一回	临险境原形毕露	动杀心血光飞溅	/209
第三十二回	扮笑脸居心叵测	悉杀机目瞪口呆	/213
第三十三回	小梁子舍身报信	吴宇顺猖狂毙命	/218
第三十四回	瞿玲玲孤注一掷	张征宇应对困局	/222
第三十五回	贺新禧锣鼓阵阵	拜大年杀机重重	/226
第三十六回	赖天音孤注一掷	钱山东兵临城下	/231
第三十七回	兰天光瞒天过海	徐继恒卷土重来	/236
第三十八回	趁罅隙东西对进	临危局处变不惊	/243
第三十九回	遭劫难龙翔失陷	洒血雨震动合江	/250
第四十回	毁协议重燃战火	逞淫威欲困富锦	/257
第四十一回	遭围歼狼奔豕突	遇险境断岭惊魂	/266
第四十二回	受蒙骗祸从天降	整旗鼓野心膨胀	/274
第四十三回	藐册封不屑一顾	拒出兵隔岸观火	/283
第四十四回	传新闻双十兵变	动叵心一相情愿	/289
第四十五回	偶然借机抓把柄	貌似慈悲藏祸心	/296
第四十六回	新政策分化瓦解	接口信夤夜下山	/302
第四十七回	特派员面授机宜	瘾君子再露把柄	/309
第四十八回	露峥嵘原形毕现	欲立功浪子回头	/316
第四十九回	担使命匪窟卧底	动杀机为求自保	/323
第五十回	侵龙翔涂炭生灵	战顽匪沙场浴血	/328
尾 声	抒豪情谱写壮歌	悍正义喋血黎明	/335

引 子

正是紫雾氤氲、夕阳西下时分。

借着黯淡的光亮，徐继恒沿着卧牛岭东侧野兽出没的山路，手脚并用，奋力地向上攀登着。他顾不得脸颊被刮伤，更顾不得衣襟被划破。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可能地逃离中村尻男的追捕，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卧牛岭，见到那儿的大掌柜“黑龙”。

当徐继恒跌跌撞撞地爬上最后一道山梁的时候，已经累得气喘如牛，筋疲力尽了。他一屁股跌坐到地上，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说什么也爬不起来了。

此刻，夕阳正在做着最后的抗争，死死地攀着西龙翔的山脊，不肯轻易地陨落，上演着最后的雄浑与悲壮。

意识似乎在渐渐地远离。身体好像漂浮了起来。

徐继恒四仰八叉地瘫在地上，紧闭双目，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膛像风箱般“呼呼”在作响，任凭清凉的秋风在自己的周身逡巡、鼓荡。

自从逃出龙翔城，徐继恒就没敢耽误半点工夫，他知道哪怕自己有些许怠慢，都有可能落入中村尻男这个魔鬼手里，早被他扒皮抽筋也说不定。

夕阳终于跌落了下去，只在天际留下一抹残存的血色。浓重的夜色很快地笼罩住了山梁。秋风萧萧，山林呜咽，使徐继恒感到无形的孤寂。从黑暗处偶尔传来的几声凄切的兽鸣，愈发加重了徐继恒的阴郁和落寞。

不知过了多久，徐继恒缓缓地睁开双眼，呆望着黑魆魆的夜幕，无意识地扯过几片草叶塞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着。一缕缕淡淡的、略带些苦涩的液体浸润着嗓子，渗入胃肠，引起周身的反应与共鸣。

“唉——！”徐继恒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

昨天的这个时候，徐继恒还是权倾一方的堂堂警察署长，正坐在“天盛园”的雅间里喝酒吃肉，而现在却只能饥肠辘辘、沦落山野，与荒山林莽为伍，与山猫野兽做伴。

然而，徐继恒并不后悔，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他履行了对海棠红的承诺，砍下了阉大头的脑袋，替海棠红报了家仇，同时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敢恨敢爱、敢作敢为的真爷们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自得、很享受。在海棠红那充满柔情、哀怨、不舍、感激、尊崇的眼神中，徐继恒得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全部自豪与骄傲。恨只恨高发这个软骨头，害得他功亏一篑，不仅与海棠红喜结连理、鸳梦重温成为泡影，还弄得偌大个龙翔城没有他的立锥之地，只落得狼狈不堪、亡命天涯。

“早晚有一天，整个龙翔、整个下江都得是老子的！”徐继恒愤愤地想着。

“不知道王兰庭是不是给海棠红捎到了信儿？海棠红是不是已经逃出了‘望春楼’？”

一想到这些,徐继恒的心猛地揪到了一起。他“呼”地一下坐起身,抑制不住心脏的狂跳。

徐继恒越想心里越没底,越想心里越恨。他吐掉嘴里的草沫子,朝着龙翔的方向野兽般地嗥叫道:“高发,老子要不杀你满门就是你揍的!”

就在徐继恒歇斯底里的当口,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一声断喝:“什么蔓^[1]?”尖厉的声音在林莽间“嗡嗡”地回响。

徐继恒被这意外的变故吓得一激灵,但很快就镇静了下来。他爬起身来,拍拍屁股,高声地回答道:“熟脉子^[2],熟脉子呀!”

说话间,从暗影处幽灵似的闪出一些长短不一的身影。徐继恒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齐刷刷地顶住了他的脑袋。



注释:

[1]东北匪语:干什么的。

[2]东北匪语:自己人。



落套雨预示末日 龙翔城再染腥风

1

东北人把连天雨叫做“落套雨”。

这种雨通常是出现在秋天。雨量忽多忽少，雨速忽紧忽慢，一旦下起来，不分昼夜，连绵不断。

公元1945年，也就是伪满康德十二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已经到了第14个年头。

这一年的天气异常。阴历刚交七月，三江平原的“落套雨”就不约而至。位于黑龙江南岸的龙翔城整日电闪雷鸣，雨势忽急忽缓，一下就是半个来月没放晴。

阳历8月14日这一天，天空仍然是阴沉沉的。早晨的时候，刮起了一些东南风，下了一夜的雨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淅淅沥沥的也没断了溜儿。低垂的云层沉甸甸的，几乎压到了鼻子尖上，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风与云撕咬着，一直僵持到中午时分，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阴霾，好似狂龙的利爪撕裂了厚重的阴云，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霹雳。顷刻间，便地动山摇，暴雨倾盆。

“没个好了，这天算是漏了。”

城西小饭铺的掌柜王瘸子，刚刚在门楣上挂上了幌子，就被突降的大雨淋了个透心凉，气得他大骂不止。

王瘸子急忙拐进屋，抽搐着一张多皱的长脸，咳嗽了两声，抹了把红头鼻子，一边抖落着身上的雨水，一边吆喝着年轻的老婆二丫赶紧拿盆，去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

“你没看我忙着哪？你就不能动弹动弹？光会瞎吵吵。”

二丫瞪了王瘸子一眼，不满地回应道。

“嘿，你他妈的——”

就在王瘸子大吼大叫的当口，破木门“吱吱呀呀”地一响，急三火四地跑进几个人来。王瘸子一看都是老主顾，便“哦、哦”了两声，就算是打过了招呼。

“王瘸子，你还没死啊？我可惦记死小嫂子了。”

说话的是城里卖酱油的孙大明白。他打着赤脚，半挽着裤腿，上身的灰色短褂正往下滴答着雨水。

孙大明白抹着脸上的雨水，眨动着那双买卖人特有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跟王瘸子开着荤素不分的玩笑。

“你个不死的大明白，我就知道你没安啥好肠子，你小子从来就没拉过好屎。”王瘸

子一耸红鼻子，不甘示弱地笑骂道。

“大明白，不用等他死。哎呀——”

二丫刚一搭话茬儿，王瘸子的一只鞋就撇了过去，正中二丫的胸口，打得二丫“哎呀”一声。

“得了，别逞干巴强了，”孙大明白指着王瘸子，半真半假地说，“你就穷装吧，也就二丫将就你。唉，瞎了小嫂子这么个人儿了！”

“你小子就能整我！”王瘸子扯了两把湿漉漉的裤裆，嘿嘿地干笑着道。

几个人没有再理会王瘸子，而是很自然地围坐到一块儿，悄声地议论起这几天发生的一些稀奇事儿。二丫给每个人倒了一碗热水。

外号“二先生”的游医老宋头歪着脑袋，“咻溜”喝了一口热水，向大家讲述了他亲眼看到的一件怪事儿。

前天深夜，老宋头给人看病回来，发现驻扎在龙翔城东关的鬼子大队全部出动。到天亮的时候，偌大个鬼子兵营里兔大人没剩下一个。而就在昨个一大早儿，驻屯在青龙山、太平沟、西龙翔的三个日本开拓团，也大人哭孩子叫，顾头不顾腚地向佳木斯那边跑了，老婆孩子加上各种物件，丢得到处都是，那副样子狼狈极了。

“他妈的，真是瘸子屁眼——斜（邪）门儿了。”二先生摇头晃脑地道。

支棱着耳朵正在听讲的王瘸子一听二先生说出来“瘸子屁眼”的话就不爱听了，忙用烟袋锅“梆梆”地敲敲桌子，嘴里“喂、喂”地叫道：“当矮人不说短话，二先生你可骂人喽。”

二先生“扑哧”一下，喷出一口水，忙拍着自己的脑门不无夸张地说：“哎哟，该死！你看我这张破嘴。对不住，对不住，我忘了你是瘸子了。”

大家一听，哄堂大笑。

“哎，你还骂我？”王瘸子指着二先生叫道，“我可是没得罪过你，你这是——”

孙大明白起身走到王瘸子跟前，伸手从他手里拿过早烟袋，道：“你可别磨叽了，谁让你瘸来着？我们这说正经事儿呢，没闲工夫管你瘸不瘸的。”

“屁正事儿，啥正事儿还能显得着你们了？臭觉不外的。”王瘸子鄙视地撇撇嘴，不服气地嘟囔着。

孙大明白点着早烟袋，狠狠地吸了两口，立刻被浓烈的“关东烟”呛得咳嗽起来。

“死瘸子，你这烟是撅着屁股栽的？咋这么辣？”孙大明白抹着被辣出来的眼泪嚷道。

“是，是呀！”王瘸子嘿嘿地乐起来，得意扬扬地说，“是撅着瘸子屁股栽的，辣死你个臭明白。没那个金刚钻儿，就别揽那个瓷器活。”

“这回你解气了？”孙大明白猛地灌下去几口水，没再理会王瘸子，而是转回头来接着二先生的话肯定地说，“二先生说得不假，我也亲眼看见了。”

一旁的老宋头有些兴奋地说：“哎，你们看到没？这两天，就连那些平时贼能装架子的警察也不像从前那么横了，整天耷拉个脑袋，一个个像晒蔫巴的茄子似的，也不知

是咋的了。”

“咋的了？要出大事儿了，”孙大明白四下里瞧了瞧，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小鬼子就要‘滚犊子’了！伪满洲国就要倒台子了！这‘落套雨’呀，有讲！”

“啥讲？”

“有这事儿？”

“啊？靠谱？”

其他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疑问，既觉得惊讶，又感到兴奋。

“咋回事儿？咋回事儿？”总是慢吞吞的许老蔫直了直始终佝偻着的身子，挑起一双睡不醒的眼睛，好奇地问道。

“咋的了？你猜。”孙大明白故意卖了个关子。

“你个臭明白，你就欺负我脑子慢。”许老蔫气哼哼地回击道。

“干啥都慢。我就纳闷了，弟妹是咋将就你的？”孙大明白夸张地指着许老蔫说。

“哼，她还没我快呢。”许老蔫咧咧嘴说。

老宋头推开饭碗，用右手的小手指甲剔着牙花子说：“大明白，你就别逗老蔫了，快说快说。”

“中，”孙大明白一本正经地说，“老蔫，小鬼子是不是都叫龟啥、龟啥的？”

“嗯哪。”许老蔫认真地点头说。

“龟是啥玩意儿？”孙大明白继续问道。

“这有啥问的？龟就是王八呗！”许老蔫认真地答道。

“行啊，老蔫儿！”孙大明白一拍大腿道，“连这个都知道！那我再问你，王八都得意啥呀？”

“水呗。江里、河里、水沟子里啥的，哪儿有水，哪儿就有王八！”许老蔫抹了一把鼻涕，很肯定地回答道。

孙大明白拍着许老蔫的肩膀，咂咂嘴，煞有介事地说：“你连王八得意啥也知道？服了，我今天彻底服了，往后谁要再说你笨，我就跟谁玩命。”

许老蔫哼了一声，扬起手要打孙大明白。

“你个臭大明白，又逗我。”

“没有、没有，我咋能逗你呢？”孙大明白说，“这‘落套雨’，就是给小鬼子送终的。”

“噢，是这话！”二先生重重地点头。

“着啊！”老宋头“啪”地一拍大腿表示赞同。

许老蔫则很沉重地“嗯哪”了一声。就连在犄角里的王瘸子也很解气地骂了一句：“操他妈的小鬼子！”

这时，外面传来一连串的炸雷，摧枯拉朽，墙倒风摧，仿佛天崩地裂了一般。

“看来，这天真的是要变了！”

孙大明白眼睛放着亮光，一只胳膊支着桌子，探着脑袋环顾了一下问道：“整两口庆祝庆祝？”

“我看中!”老宋头毫不犹豫地点头表示赞同。

许老蔫脸泛喜色,指着孙大明白一连说了几个“好”。

孙大明白“啪”地一拍桌子,高声叫道:“小嫂子,上酒上菜。”

王瘸子“腾”地一下跳下地来,凑到桌前,爽快地一拍胸脯道:“酒钱算我的!”

2

公元1945年8月8日,是中国人认为吉祥的“双”日子,而这个日子也注定要铭刻在人类发展的里程碑上。因为这一天,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宣战了,由法西斯发起的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走到尽头。

苏联对日本宣战之事,是美、英、苏三国最高领导人,早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共同议定的。

雅尔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南岸,背山面海、气候宜人,是黑海的一个港口,以盛产葡萄和葡萄酒闻名。雅尔塔据称始建于公元12世纪,却并非广为人知,而仅仅是由于1945年初在这里召开的一个会议而闻名天下。这个会议就是对“二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雅尔塔会议。

这个会议的始作俑者,是那位“身残志坚”的利己主义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本想坐收渔翁之利的美国不得不与日本人兵戎相见,被迫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几年战争下来,一向财大气粗的美国,在人力物力上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时间进入到了1945年,尽管德国法西斯已经穷途末路,但日本法西斯仍然在太平洋战场上拼死抵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罗斯福认为,如果没有苏联参与对日作战,而由美国单方面解决对日的决战,美国将付出100万人员伤亡。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损失。因此,罗斯福希望苏联能够承担一些牺牲。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自然不会轻言许诺,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斯大林撇着他那撇倔犟的小胡子,虎着脸明确地告诉罗斯福,只有苏联提出的条件得到完全满足后,才可能考虑出兵参与对日作战问题。

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领袖聚首克里米亚半岛,边吹着黑海并不温暖的海风,边商讨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寻求各自的利益。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三方签订了著名的《雅尔塔协定》。

在这个协定中,美、英领导人同意满足斯大林的条件,即外蒙古保持现状;恢复俄国1904年以前的所享权益,即库页岛归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苏联有优先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在此基础上,最后敲定了苏联出兵的时间,即“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1945年7月26日晚9时20分,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英国

首相丘吉尔共同签署发布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正式督促日本投降，但遭到日方断然拒绝。8月6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正式向中国东北出兵。

出兵中国东北，与号称精锐的日本关东军作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有付出巨大牺牲的准备。

为了确保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出兵前，苏联就加紧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斯大林任命战功卓著的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苏军总司令，调动了11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军集团和3个防空军集团、4个独立航空兵军，超过150万的总兵力，由华西列夫斯基统一指挥。此外，还配备了2.6万多门火炮，5000多辆坦克，300多架飞机。同时，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地区舰队也参与作战。

公元1945年8月9日黎明时分，是一个被永载史册的伟大时刻。

这个黎明前的深夜，黑得异常；大雨，势如倾盆。

突然，一片闪电乍现，就像是无数只巨手，奋力撕碎了黑暗的夜空。紧接着，阵阵霹雳连串地炸响。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闪电和霹雳下，黑龙江咆哮激荡，犹如一条暴虐的狂龙掀起滔天的激浪。狂风裹挟着骤雨，就像无数把刀剑切割着天地，仿佛即将倾覆整个世界。

就在这风狂雨骤的时刻，150万苏联红军吹响了进军中国东北的号角，分三路大军挺进，向盘踞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作为攻击主力，由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的包括红旗第一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三十五集团军、机械化第十军、空军第九集团军在内的共计60万人的第一方面军，向牡丹江地区发起攻击，进而攻占哈尔滨、长春。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包括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十七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第三十六集团军、苏蒙混和骑兵机械化集群和空军第十二集团军在内的共计60万人，穿过浩瀚的草原、沙漠，翻越连绵的大兴安岭，一路以长春、沈阳为攻击方向，另一路向长城以北推进，直逼张家口、多伦一线。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的包括第十五集团军、红旗第二集团军、第十六集团军和空军第十集团军、一个内河舰队在内的共计30万人的第二方面军，沿黑龙江向哈尔滨方向攻击。

这路大军，在飞机舰艇的掩护下，势不可挡，排山倒海般地强渡黑龙江，没费吹灰之力，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把嵌有镰刀斧头的苏联红旗，插上了黑龙江右岸的第一座城市龙翔县的城头。

3

发源于蒙古国北部肯特山东麓和克鲁伦河的两股水系，一路披荆斩棘，激流跌宕，奔流到中国境内的漠河西部洛古河村汇合成一脉后，有了正式的中国名称，叫黑龙江。黑龙江浩浩荡荡地流向东方，在小兴安岭南麓折向东北，像一条玉带在中国的东部蜿

蜿蜒缠绕。就在这蜿蜒缠绕之中，在黑龙江的南岸，有一座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城——龙翔。这里曾经孕育了中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的肃慎族。同时，这里也是满族、鄂伦春族等先祖的聚居地。20世纪初叶，这里正式设官施治，不久晋升为一等县。“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了对龙翔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占领，同时把龙翔变成了一座对抗苏联的桥头堡。

这一切，终于随着那一夜的狂风暴雨和枪炮的炸响而终结，古城龙翔，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从早晨起，一阵阵清凉的东南风吹来，把笼罩在空中的阴云撕扯得七零八落，迫使连绵的“落套雨”淫威散尽，没了脾气，龙翔终于雨过天晴，艳阳高悬。

这是半个多月以来，龙翔的第一个晴天。

好天气一扫积聚在人们心头的阴郁，人们纷纷走出屋门，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块，议论着几天前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拂晓。

“老毛子那炮弹，就跟蝗虫似的满天飞，——”一个人咂着嘴，就像亲眼看到的一样，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可不，没觉咋的，老毛子就过了黑龙江。一眨眼的工夫，满大街都是大鼻子。”另一个人补充道。

“老毛子真蝎虎，”又有一个人叹服地说，“三下五除二，小鬼子和国兵就尿裤子了，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就在人们放松着身心，尽享着这难得的晴天丽日的时刻，一支马队，正沿着龙翔城北的官道，旋风般地向龙翔城扑来。

8月，正是庄稼黄熟的季节。在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密匝匝的玉米、小麦和大豆。秋风过处，庄稼随风起舞，涌动着层层绿浪，飘散出阵阵清香。

马是清一色的东洋快马，而骑马的人却形态不一，五花八门。为首的是一匹灰色的东洋马。马上之人是一个瘦小枯干的中年男人。这个人30多岁的样子，小头鸡脸，脑袋上戴一顶土黄色的日军战斗帽，敞怀穿着一件白不白灰不灰的中式便装，脚蹬一双日本皮靴，一副土不土洋不洋的样子，加上他那副细胳膊细腿的身量，与高高大大的东洋马搭在一起，显得很滑稽。

马蹄声声，扬起漫天的灰尘，很快就接近了龙翔北门。引起了把守城门的刘二和瘦子孙结巴的注意。

“谁？那是谁？”胖子刘二指着北面问道。

“好、好、好像是马——队。”瘦子孙结巴回道。

说话间，马队已经驰近。

“站住！”刘二先冲上前去，拉动着枪栓，高声喝道。

“干、干、干——”

孙结巴话还没说利索，也忙不迭地挺身上前。

马队并没有减速。为首的那位满脸杀气、气焰嚣张的中年人更没把拦路的两个人当一回事儿。

就在刘二和孙结巴两个人发怔之际，为首的中年人连看都没看一眼，甩手就是“啪啪”两枪，眼看着刘二和孙结巴的头盖骨被齐齐地掀去，“扑通”一下，先后倒地，气绝身亡。

“管直^[1]——！管直——！”

“管亮^[2]——！管亮——！”

在一片杂乱的呼哨和叫好声中，马队直冲进了龙翔城北门。

枪声从北门传来。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令人不由惊悸万分。

“咋回事儿？”人们惊慌地相互探问道。

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听到人喊马嘶，只见一支马队踏起滚滚的烟尘，由北向南，横穿全城。

马队冲到位于中央大街的原伪县公署门前收住脚步，为首的中年人勒住缰绳，胯下的大洋马猛地扬起前蹄，发出一阵嘶鸣。

中年人跳下马来，抹下头顶的战斗帽，抬腿踏上台阶。

“哎、哎，咋回事儿？干啥的？”

一个门卫从门旁蹿上来，伸手要拦人。

“操你祖宗！”

中年人大骂一声，随手一鞭抽翻门卫，然后一脚踹开县公署的大门，挺着鸡胸脯，气焰嚣张地闯进门去。



注释：

[1] 东北匪语：枪法准。

[2] 东北匪语：枪法好。

第二回

亡命徒气焰嚣张 北城楼利炮追魂

1

龙翔县原伪满县长、现任维持会长冯圣元，挪动了一下臃肿的身躯，用圆胖的双手撕了一小块白纸，凑近嘴唇，沾了点儿唾沫，然后粘到自己的右眼皮上。

“跳了一早上了，八成是有啥祸啊！”冯圣元叹了口气道。

县保安队队长、原伪满警尉秦晋孙打了一个饱嗝，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大葱味，向冯圣元伸手道：“给我也来一块儿，我这眼皮也不消停。”

冯圣元把剩下的纸递给秦晋孙，然后挪了挪宽大的臀部，环视了一下，对围坐在八仙桌旁的几个人说：“诸位有啥高见，都说说吧。”

这是一所面南背北的日式老房子。举架不高，有一种压抑感。几扇狭小的窗户被窗外的几棵老榆树遮挡着，显得阴暗。但明丽的秋阳仍然顽强地穿透密匝匝的树丛照射进来，在这几个人的身上投下了一片七孔八窍的斑驳。

“诸位就行行好吧，事关我龙翔的前途，还望大家尽心尽意啊！啊！佟老兄说说看。”

见仍无人开口，冯圣元沉重的下眼袋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两下，指着维持会副会长佟明山恳切地说道。

苏军一走一过解放了龙翔，不仅打跑了日本人，推翻了伪满政权，也使龙翔城群龙无首，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一下，龙翔便成为了伪满遗留下来的那些军警宪特和各路土匪眼中的一块肥肉。据得到的消息说，龙翔地面上最大的土匪徐继恒马上就要攻打龙翔城，其他诸如牛真友、钱山东等大股东也跃跃欲试，想分一杯羹。一时间，龙翔城风雨飘摇，前途未卜。出于维持地方安全的考虑，龙翔各界推举冯圣元出面，召集各方代表组成地方维持会，行使临时政府的权力，维护一方平安。今天，冯圣元再一次召集大家，商议的就是如何应对眼下的危局，保境安民。

“圣公，不是大家不用心不尽力，我们实在是势单力孤，难出良策啊！”佟明山摇着头，多皱的脸上满是无奈。

“是呀，”商会会长齐发堂吧嗒着嘴道，“老佟说的是，我们的确是势单力孤啊！那几伙红胡子要打龙翔城，凭咱们手里这点儿力量想挡是挡不住的。我看是不是考虑一下，请徐继恒或者是谁进城驻防，是不是——”

“纯粹是馊主意。”没等齐发堂说完，秦晋孙就不耐烦地打断道，“徐继恒是啥东西？那是他妈的纯牌儿的亡命之徒，当年他就是因为一个婊子杀人而当的胡子。牛真友、

钱山东那几个家伙也不是人揍的,请他们谁都等于肉包子打狗。”

“那你说咋办?”齐发堂斜楞着眼睛道,“你是队长,你拿个主意吧。”

秦晋孙傲慢地“咣当”一下把一双长腿擗到桌子上,口气强硬地说:“谁也不请,就这一堆一块。好歹我们手里还有二十几条枪,外有护城河和城墙,不管谁来都可以拼他一阵子,怕啥?”

“那拼完了呢?”齐发堂紧接着追问了一句。

“这——”秦晋孙一时语塞。

一看秦晋孙也没了主意,冯圣元便摇摇头,沉重地哼了一声。佟明山张张嘴想说点儿什么,可最终也没说什么来。倒是齐发堂好像得了理,不以为然地撇着嘴,斜视着秦晋孙。屋子里一时沉寂了下来。

就在这个当口,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打破了沉默,大家不由面面相觑。

“这又是咋回事儿?”冯圣元心神不定地捻挲着双手问道。

“没屁事儿,”秦晋孙满不在乎地朝门外喊道,“来人,去看看是咋回事儿。”

秦晋孙的话音刚落,房门被猛地踹开,使满屋子的人大惊失色。

“他妈的,谁要找死?”反应最快的是秦晋孙,他一下拔出手枪,挺身怒骂。

“找死的是你!”

随着话音,一伙人轰轰隆隆地闯进屋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在座的人。就在大家瞠目结舌之时,只见一个瘦小枯干的中年人大大咧咧地走上前来。

“噢,老几位在呀?”中年人讪笑着,晃动着手指头傲慢地指着每一个人说,“别动,都别动。”

情况发生得太突然,大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只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中年人围着冯圣元等人慢慢地转了两圈,逐一打量着,脸上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

中年人把帽子往头顶上推了推,夸张地瞪大眼睛,盯着冯圣元和秦晋孙,阴阳怪气地问道:“咋的?都不认识了?我有这么大的变化吗?有吗?啊?”

秦晋孙首先认出了眼前这个嚣张之人。

“田四?你他妈的还没死?当初——”秦晋孙瞪着眼睛,咬着牙骂了一句。

“嗯,还是秦警尉的记性好。不错,是我。我没死,真没死。当初都怪你看管不严,要不然我早就见了阎王爷了。”被叫做田四的人哈哈大笑起来,扬扬得意地说道。

经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想起来了,这个耀武扬威的中年人就是当年龙翔城里有名的地痞田四。

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田四,当初因为赌博输钱赖账而杀人被捕,办田四案子的就是秦晋孙,而签署判处田四死刑的则是当年的县长冯圣元。不料,就在田四要被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突遇抗联攻城,田四则趁着混乱侥幸逃脱。后来有人说他被打死了,也有人说他上山当了土匪,说法不一。

“不错,我田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只会吃喝嫖赌,偷鸡摸狗。我是杀了人,

可你们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要砍我的脑袋。他妈的，你们知道我为啥杀了那小子吗？啊？因为那小子出老千。你他妈的说，我该不该杀他？”田四指着秦晋孙的鼻子吼叫着。

“你他妈的少张狂，少在这儿装犊子。”秦晋孙毫不示弱，与田四对骂。

“好，我不装，让你装。”田四阴冷地一笑道，“来人，把这个狗县长、狗警尉先给我拉出去砍了，还有过去那些对不住我的，一个也不留，把脑袋瓜子统统都给我挂到城门楼子上去，让全城的人都知道，现在龙翔城姓田了。”

2

徐继恒“咣当”一下，把正啃着的一块猪爪子扔到桌子上，立起三角眼大吼一声。

“啥？你说啥？”

就这一嗓子，直震得身旁的大杨树枝叶发抖，茅草乱颤，就连“唧唧喳喳”吟唱着的鸟儿也哑了音儿，长长的余音在卧牛岭的深山老林里久久回荡。

坐在徐继恒对面的黄显圣比较镇静，他轻轻咳嗽了一声，缓缓地问道：“兰庭，到底是咋回事儿？”

惊魂甫定的王兰庭连忙说：“田四昨个儿进了龙翔城，插^[1]了冯圣元和秦晋孙，把他的山豹杏黄旗挂上了城头。”

“这小子也真是胆儿肥呀！”徐继恒的大儿子徐天龙插话道。

“胆儿够肥，够肥。”王兰庭肯定道。

“这可真是的啊，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啊！”徐继恒难以置信地摇头晃脑道，“这个损犊子，也太他妈的不知天高地厚了！”

田四抢占龙翔城的这个消息，不能不使徐继恒气冲斗牛，怒不可遏。道理似乎是明摆着的。谁都知道，在龙翔这块地面上，属徐继恒的实力最强，势力最大；徐继恒更是包括青龙山的钱山东、太平沟的牛真友和北龙翔的黄瞎子在内的所谓“四大金刚”之首。跺一脚，整个龙翔都得乱颤。徐继恒还没进龙翔城，哪能轮得上小小的地痞田四逞能？

“爹，咱咋整？”徐天龙问道。

徐继恒的二儿子徐天虎一拍桌子叫道：“那还用说？插了他。”

徐继恒稍稍平静了一些，把目光投向师爷黄显圣，问道：“先生是啥意思？”

黄显圣手捻着下巴上不多的几根胡须，微微点点头道：“是时候了。”

“好，插了他！”

徐继恒一见黄显圣表了态，便“啪”地一抖衣襟儿，大吼一声，眼中顿时冒出了瘆人的绿光。